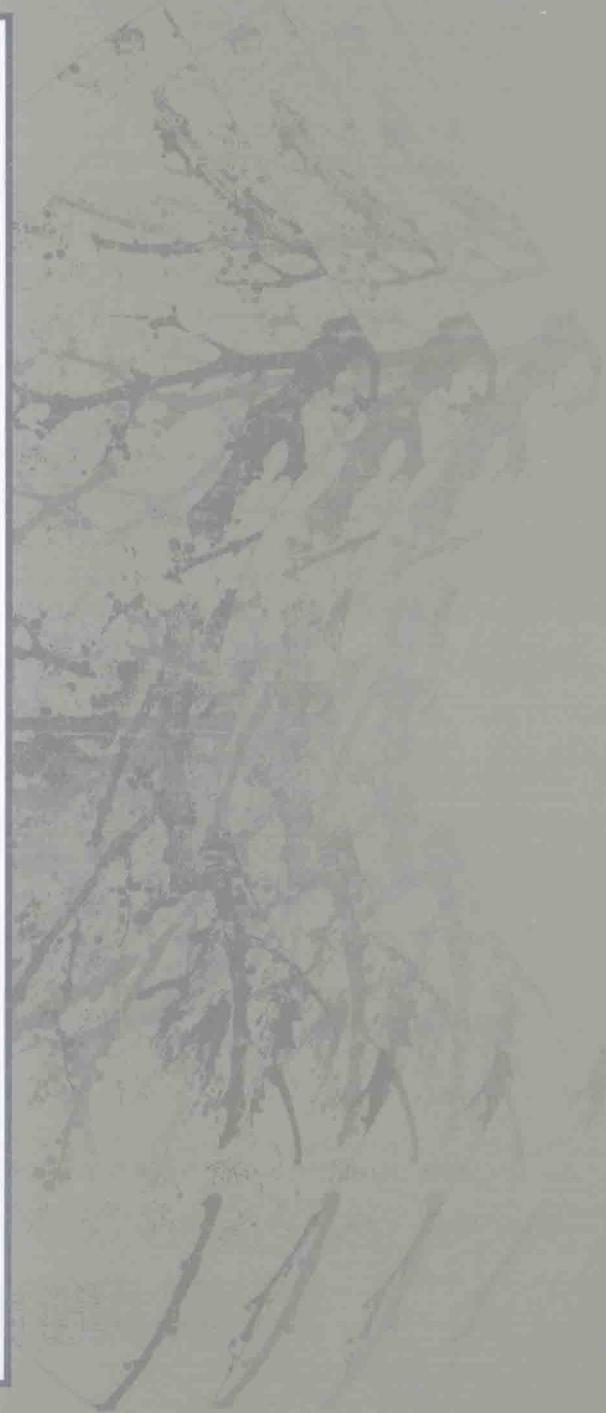


夢蝶庵詩稿

詹亞園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夢蝶庵詩稿

詹亞園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夢蝶庵詩稿 /詹亞園著. —成都：巴蜀書社，2008.10

ISBN 978-7-80752-210-2

I. 夢… II. 詞… III. 詩歌—作品集—中國—當代
IV. I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8) 第 118353 號

夢蝶庵詩稿

詹亞園 著

責任編輯	周田青 王雷
封面設計	翰景堂工作室
出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 86259397
網址	www.bsbook.com
發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公司 電話：(028) 84122206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張	7.25
字數	200 千
書號	ISBN 978-7-80752-210-2
定價	28.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緒 言

我對舊體詩詞的興趣，最初的發生是在讀小學四年級時。那時已經認識了一些字，喜歡翻看家裏的舊書與字紙。家裏的舊書其實也不多，主要是一些小說，如《三國》、《紅樓》、《水滸》、《聊齋》之類，大約有幾十種。詩詞類的很少，祇有《唐詩三百首》、《白香詞譜》、《和陶合箋》、《王臨川集》四種。我對詩詞的興趣就是從《唐詩三百首》與《白香詞譜》開始的。當時對詩詞的意義並不懂，祇是喜歡而已，學習的方法主要是背誦。每天晚上睡覺之前背幾首詩，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前再默誦一遍，這樣就基本記住了。除了家裏的書外，我還從同學、鄰居那裏借書來讀。鄰居的小孩有的已上中學，那時中學語文教材是文學與語言分開的，我很喜歡借他們的《文學》課本來看，上面的一些詩詞更是增進了我的興趣。到五年級時我不僅喜歡閱讀與背誦詩詞，也開始提筆胡亂塗鴉了。畢竟時間久遠，那時寫的詩現在一句也記不起來了，但印象裏是寫了不少。隨着年齡的增加與理解能力的提高，我對詩詞的興趣也愈加濃厚與鞏固，寫作舊詩的愛好也維持到了現在。

在我不算短的舊詩寫作經歷中，受到了很多親友的指教與影響，他們都可以算得是我的老師。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有五位。第一位是我的父親。父親的文化程度不高，祇上了小學五年級，十三歲便因家庭經濟困難，輟學到紙店當了學徒，他的很多知識都是憑着興趣自學的。父親喜歡寫詩，他十幾歲時寫的詩就得到祖父的贊譽。祖父在當時的衢州城內是一位小有名氣的文化人，曾在前清道臺衙門裏做過文

書，毛筆字寫得很好，商家曾出二塊銀元一個字的潤筆請他寫招牌。有人請祖父寫條幅，祖父就寫父親作的詩送給人家。父親的詩我看到的有兩首，都是從他的舊筆記本中看到的。一首是他被抽壯丁後，為逃壯丁，出走前留別他的紙店同事的，是一首七律，詩為：

月色朦朧夜色沉，陽關初唱別離聲。
從戎非乏班生志，奉菽應憐范叔貧。
堂上未明遊子意，閨中不識征人心。
從今踏上風塵路，何日歸來煮酒論。

據父親說，他此詩是夾在紙店的賬簿中留給同事的，因為逃壯丁必然會累及祖父，所以故意留此詩以為祖父開脫，「堂上」一聯乃在說明自己出走家裏並不知情。另一首是抗日戰爭時他在湖南、貴州一帶軍隊服役時寫給家中父母的，是一首七絕，詩為：

日月如梭關山飛，從戎未定賦歸期。
趕出倭奴雪國恥，戎裝願換老萊衣。

父親還與我談過一些他的詩，可惜聽後沒有隨手記下，現在已經記不起了。我在父親的筆記本裏還看到過一張借條，是向單位借錢的，也是四句韻語：「工資發來就還債，柴米油鹽沒錢買。而今再借十塊錢，一家生活好安排。」我小時候因為兄弟姊妹較多，祇靠父親一人工資維持，生活過得十分艱難，寅吃卯糧是經常的事，這張借條乃是我家當時生活的實錄。父親在印刷廠做的是切紙工，一天到晚提着

一把六七斤重的裁紙刀裁紙，工作十分辛苦。但下班後與我們這幾個孩子在一起時，他往往十分愉快，談興很高。弟妹們喜聽他講故事，我則喜聽他談文壇掌故，他都能滿足我們的需要。父親給我談的一些掌故，我至今仍能記得，有時給學生講詩聯，也略為販賣一二。父親記憶力很好，能夠背誦的詩詞很多，給我講的小故事中往往夾有詩詞。一直到他年近八十，仍能背誦長詩，有一次聽他背誦白居易《長恨歌》，竟然祇有一兩字的錯誤，令我震驚。我有時想自己為什麼會喜愛舊詩，父親從小對自己的教育與影響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可以說是父親引導我走上了熱愛詩詞之路。第二位是我的摯友戚平樞君。戚君是杭州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分配到衢州白水中學任教。當時我插隊在白水，在村校當民辦教師。兩人趣味相投，常在一起討論詩藝。我有詩作輒向他討教，他亦往往加以鼓勵。他有一些專業書，我常向他借看，一部王力《古代漢語》，借來看了一兩年。我對詩律的細心研討，乃是在於此時。第三位是吳孟覆先生。我得以結識吳孟覆先生，表面看是因為同在一個工作單位（淮北煤炭師範學院中文系），而實際上乃是由於詩。吳先生是皖學大師，在學問上是真正的滿腹經綸，卓絕群類。而且他的詩才也很傑出，年輕時就與馬一浮有詩歌唱和。我初到煤師院時還不識這位學問的「泰山」，祇是想尋求一位作舊詩的同道。當時還處在文革期間，年輕人中喜歡寫舊詩的尚不很多，吳先生見我對舊詩有愛好，便對我格外垂青。吳先生單身住在學校，家屬尚未調來。我每到學校，除上課外便一定是在吳先生處坐談。與吳先生談話的範圍很廣，但基本上又不外乎學問與詩。吳先生喜歡一邊談話一邊抽煙，我則是靜靜地傾聽，巴望着他說出的下一句話。有時他感覺到我對他的語句未能辨識，便在紙上寫出給我看，這樣的紙條我當時攢了不少。吳先生的老師很多，唐文治、錢基博、陳衍、柳詒徵、姚永樸、陳詩、袁思亮、李

宣龔等都對他有過指導，光宣詩壇領袖陳三立是他的「太夫子」。他還曾聽過章太炎的國學演講，向章請教過語言文字方面的問題。吳先生對自己的老師十分敬重，除了向我介紹時必須指明係某人外從不稱名，字號後必加「先生」稱之。陳三立與陳衍都是提倡寫宋詩的，吳先生對宋詩亦有偏好。他認為宋詩句意的層次曲折較多，內容豐富而有變化。我曾送給他兩首詩，他對其中的「欲費精神偏去早，恐勞言語卻歸遲」二句表示欣賞，以為「曲達而健，頗似誠齋」。他告訴我，學習前人詩要先下工夫去摹仿，把不同詩人的詩都摹仿得逼真了，就能區分各家的特色，辨別各家的高低優劣。從一九七五年九月至一九八七年五月這十二年間，我所寫作的每一首詩幾乎都呈經吳先生過目，他也都一一作了指點。我在詩中的用力處他往往能一眼看出，令我砰然震動。當我向他說明這正是我的用力處時，吳先生便欣然一笑曰：「唔，我還是能看得出來。」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到西安參加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成立會，回校後寫了《長安雜詠》十首，拿去請吳先生批評，先生看了之後說：「你的詩應當寄出去發表。」當時格律詩絕少發表園地，全國專發舊體詩的刊物惟有廣州的《詩詞集刊》一種，我便將詩寄給了《詩詞集刊》，不久《集刊》刊出了這組詩。這是我的詩作發表之始。一九八七年六月以後，吳先生調合肥工作，我與他的交往一直持續，有時是他回淮北小住，有時是我到合肥拜望。一九八九年四月，我到合肥參加省政協會議，到吳先生家去了兩次。第二次去時，吳先生拿出一紙詩箋贈我，是一首記我上日往訪的七律，題曰《亞園訪我廬郡城南，談詩半日，賦此贈之，兼懷相山舊雨》，詩為：

打門有客過城南，又得談詩半日閑。
離未兩年思苦久，老能一面別彌難。

攜來碧玉春前水，數盡榴花夢裏山。姬漢舊邦文不毀，憑君為我問之桓。

我到先生家的目的是拜望，而先生卻概括為「談詩」，可見先生是很看重我們之間的「詩」情的。一九四九年秋我因參加《古籍整理》學刊的編輯會議，到合肥與吳先生相晤，臨別時吳先生緊握我的手，有不肯相捨之意。不想這竟成了最後一別，一九九五年夏曆正月初二，吳先生因感冒不治而歸道山。與吳先生結識是我寫詩經歷中的幸事，他對我的影響是全面而又深刻的。第四位是丘良任先生。丘先生與我是忘年之交，我初與他見面時他年已七十有餘。當時他應聘來淮北煤師院中文系任教，與我同授「唐宋文學」課程。丘先生體態稍胖，性格開朗，眉目慈善和藹，頗有類啟功先生的外表；而為人謙懇，則不同於啟功先生的幽默。他知道我喜歡寫舊詩，與我交談便多及詩藝，有時也以自己的詩詞見示，我有詩作亦常請他批評。丘先生的詩詞寫得清靜婉秀，富有情韻，處於「詩人之詩」與「文人之詩」之間。對我的詩，丘先生常常錯加獎飾，人前人後，常為我說項。記得有一次太原開會，他特意將我帶到霍松林先生的房間，向霍先生吟誦我贈他的「退之恒兀兀，邊孝已便便」的詩句。丘先生在煤師院工作時間不長，以後他久居長沙、北京等處。我與他一直鴻雁往還，一九九三年我出差經過北京時還曾到他的寓所登門拜望。丘先生是我見過的最勤勉的學者之一，年近九十仍筆耕不輟。他又是我所知道的最熱心扶佐後學的前輩之一，對後輩的幫助不遺餘力。二〇〇〇年我編了一個《詩存》請他寫序，他寫了一篇序文寄我，後又打電話給我，說是序文沒寫好要重新寫過。我想他年事太高（已八十九歲），不宜再多費神，便婉言勸他不必改寫。不想丘先生次年即駕鵠西去，給我留下了一個無可彌補的遺憾。這次編詩集

仍用丘先生的序文，用意乃在於表達對他的思念。第五位是蘇淵雷先生。與前四位相比，蘇先生是我接觸得最少的一位，而他給我的印象卻極為深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在西安成立時蘇先生參加了，會議簡報上曾看到他遊昭陵的詩，在興教寺也聽了他關於佛教的一些談話，但並無正面的接觸。一九八八年太原會議時因為詩的緣故，我與他有了幾次接觸。當時會議安排到大同進行文化考察，到大同之日正逢中秋，蘇先生在賞月晚會上吟誦了蘇東坡的赤壁詞，看他吟誦時略有醉意的灑脫酣暢，覺得頗有類於蘇東坡在金山妙高臺吟唱「明月幾時有」的樣子，於是我在紙上寫了兩首七絕送給他。蘇先生見我有詩給他，稍感意外，讀詩之後，說了八個字：「一字一句，恰到好處。」又問我一句：「是送給我的吧？」我說：「是的。」他就把紙折疊一下放進衣袋，然後很認真地說了一聲：「我以後和你。」這是我與蘇先生的第一次接觸。第二次接觸是在飯桌上。蘇先生與我坐在一起，我拿出幾首舊作請他指教。他看後指着「總使沈郎瘦損腰」一句說：「「沈郎」二字讀起來不響，應當換兩個字。」我一時找不到可換之字，蘇先生很敏捷地說：「可以換成「東陽」。」關於寫詩用字要注意讀音的問題，吳孟覆先生曾與我談過，但我理解未深；現在經蘇先生這一指點，就有了具體感受。有了這兩次接觸的基礎，我感覺與蘇先生交往變得輕鬆隨意了。遊恒山懸空寺後我寫了一首五律給蘇先生看，他指着「古寺獨懸空」一句說：「這句好。」然後說：「你的詩是唐音。」在從大同回太原的火車上，蘇先生拿了幾張詩稿給我看，字寫得很草，但還辨得清楚，有一句詩我印象深刻，就是「不在吟邊即醉邊」，我覺得這正是蘇先生大同數日的寫真。蘇先生有一個舉動令我至今不忘：他拿着一張紙越過好幾個座位走到我的身邊，把紙遞給我看，上面寫着：「紅分瑪瑙廚」，「分」字旁又寫了一個「翻」字。我一看就知道蘇先生是寫葡萄詩，

因為在大同車站候車時蘇先生的助手沈詩醒曾買了一些葡萄分給大家吃。蘇先生用鋼筆指着「分」「翻」二字說：「你看『分』字好還是『翻』字好？」我回答說：「我以為『翻』字更好。」蘇先生臉上一笑，說：「是呀，我也以為『翻』字好些，用『分』字會使人覺得在用典。」蘇先生會為用一個字而向我徵求意見，其謙虛之意令我感動。蘇先生時年已八十有餘，而我當時的年齡尚未足其一半，一位在文林有赫赫聲名的前輩乃能如此，我覺得可以記為詩壇佳話。離開太原前我寫了一首詩送給蘇先生，中有「并州十日隨緣住，便結因緣總是詩」兩句，我想蘇先生亦會有同感。

這冊詩集收的第一首詩是一九六八年初秋所作，最後的一首是數日前纔寫成，時間相隔了四十年。四十年中所作當然不止這些，但我所能聚集起的也祇有這一些了。詩集以何名之，我想了很久。讀着這些詩，不覺便回顧了這四十年的經歷，很多人事都歷歷如昨，但實際上都雲煙消散了，不禁使人有些惆悵，如同做了一個容易消失的夢。人生如同什麼？佛家的概括是最為簡明而又真確的，叫做「人生如夢」。而同樣是夢，是否可以做得更精彩些呢？於是莊周便夢見了一隻栩栩然的蝴蝶。在四大皆空的佛家夢與栩栩然的蝴蝶夢之間，後者似乎更符合我的性情，於是我就贊同了孔子的意見，決定「吾從周」（我之「周」當然指「莊周」），將詩集命為「夢蝶」。

這冊《夢蝶庵詩稿》花費了我數月的輯錄之功，決定編著這部詩稿的動力來源於學科組同仁的關愛，特別是張嶠君的督促。

詹亞園

一〇〇八年六月三十一日

序

吾與詹子別又五年矣，各以事牽，書箋寥落。以吾之思念亞園，知亞園之不能忘懷於我也。千禧之年始，喜獲亞園來函，附寄所著《詩存》，囑序於余。回誦再四，知其遊蹤甚廣，所至與士君子交。而其詩清新雋拔，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余衰朽已甚，文思滯拙，初未敢應諾，而終於不能已於言者，固願告於亞園而就正於方家諸君子也。

余與詹子初識於淮北師院。時亞園卒業於安徽大學，應聘來校。與之言，恂恂有儒者氣，襟懷落落，不若時尚青年之大言高論者。余心儀其人而樂與之交，知詹子之不以衰朽而我棄也。

余以應長沙師院聘而與亞園別，依依之情，有難以言者。無何，函來，贈我以詩，云：「夫子情難老，丹心映鶴顏。退之恒兀兀，邊孝已便便。屐印天涯路，詩傳海外篇。春風淮泗上，長憶洞庭仙。」情意深厚，感慨良多。吾實不知何以對鮑子也。余豈誠欲效賈傅之客長沙而遠去江淮故里哉？知我者當能諒我也。無何，汪先生廷奎赴穗，邱先生耐久歸浙，各有高就。亞園俱有詩贈別。《送汪廷奎之廣州》云：「送君去上越王臺，沾濕青衫淚眼開。」《送邱耐久歸浙》云：「塵海廿年須泣血，相山六載豈揚眉。」其友情之篤，感慨之深，令人反復三嘆。亞園浙人，久思歸里，遲遲未能成行。讀其贈汪、邱二公詩，知其必不能長居桓譚之鄉也。一九九五年秋，亞園應舟山師專之聘，舉家東歸。舟山為浙江省名勝，普陀佛寺，梵磬時聞。揚海國之天風，樂英才而教育，得其所矣。屢承邀遊，吾亦甚欲與亞園同登

磐陀之石，觀東海之波濤，清風明月，坦蕩襟懷，豈不快哉！惜以世務，因循未果。而詩筒往返，則知亞園得山水之樂，無纖介之嫌。縹緲千卷，俯仰優遊，教學之餘，惟以著述為務。其《普陀歸後作》云：「浮丘挹袖料非難，碧海風來萬里寬。莫謂書生無道骨，此身曾已到蓬山。」其心情舒暢，已非昔比。「浮丘挹袖」，事見郭景純《遊仙詩》，而仙風道骨，有足多者。余好讀亞園之詩，情真意洽，沁人肺腑。其寫景諸篇，尤達美學高境。如：「四面歌鶯聲婉轉，千絲風柳舞均勻」、「小徑蒼苔憶舊痕，斜陽煙柳總銷魂」、「雲帆迷曉霧，星斗爛高樓」、「長天雲過雁，落日水鎔金」，意境開闊，簡澹疏朗，其在右丞、蘇州之間乎？

亞園極重郁達夫先生之為人，雅欲為其詩作注，曾題絕句六首。其一云：「投死炎荒豈自期，傷心卻見亂離詩。家仇國恨鶗啼血，痛絕春蠶最後絲。」又云：「詩酒風流不象賢，漫郎才大膽如天。莫言心事無人識，願為先生作鄭箋。」達夫先生風流儒雅，著作等身。日寇侵凌，先生時居星島，自為生壤，壯烈犧牲。余亦曾為詩悼之。亞園為作鄭箋，固切盼其早日問世也。〔二〕。

丘良任敘於京華之逸園

注釋：

〔二〕丘先生此序作於二〇〇〇年五月，而次年先生即因病辭世。余之《郁達夫詩詞箋注》於二〇〇六年八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惜先生已不及得見矣。

目 錄

緒 言	(一)
序	(一)
與陳有林丁金林同訪山中故人	(一)
浮石橋上	(一)
次韻戚平峴《重陽》	(二)
附： 戚平峴《重陽》	(二)
贈有聲	(二)
夢遊太華山	(三)
與友人遊前嶺見桃花叢開口占一絕	(三)
書城北雨中所見	(三)
偶 得	(四)
夢醒作	(四)
浮石潭	(四)

重九	(五)
春日贈菊	(五)
暮春即景	(六)
夜讀有感	(六)
自題小像	(六)
上澤溪邊漫步	(七)
贈別	(七)
虞美人·贈別	(八)
春夜感懷寄有林	(八)
中秋感懷兼寄衢州親友	(八)
贈小園弟	(九)
六安棗樹村雜詠六首	(九)
田間偶感	(一〇)
三月十日登六安龍穴山	(一〇)
偶成	(一一)
除夕	(一〇)
偶成	(一〇)
偶成	(一〇)

送英傑兄解甲歸浙	(一一)
悼周總理	(一一)
七六年元月感事	(一二)
南京明孝陵道上口占	(一三)
華兒半歲	(一三)
中秋日戲作	(一三)
驚聞毛主席逝世	(一三)
臨江仙·粉碎四人幫	(一四)
水調歌頭·感事	(一四)
臨江仙·欣聞「張鐵生是假的」	(一五)
有林書來言遊湖南桃源事作一絕以戲之	(一五)
天安門事件周年紀念二首	(一六)
示華兒	(一六)
阿母夢兒詩三首	(一七)
接父親手書言華華喜到廠裏擊鼓聽來且有調頭戲為一絕	(一八)
呈山蘿老人二首	(一九)
附：吳孟覆師和詩	

贈簡繁

(一一〇)

元旦抒懷

(一一〇)

公園菊展門票二分余思菊花性情高潔今以悅人意如何哉占二絕以戲之

(一一一)

重陽

(一一一)

偕妻兒相山公園賞菊

(一一一)

蘇州口占

(一一一)

長沙橘子洲頭

(一一一)

十二月四日登杭州六和塔

(一一一)

遊中山陵明孝陵欲尋孫權墓而未得感賦

(一一三)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下旬余有寧蘇滬杭及長沙武漢之行詩以記之

(一一四)

過年

(一一四)

戊午除夕

(一一五)

元夕偶成

(一一五)

聞中越戰事有感

(一一五)

郊遊

(一一六)

賀吳老調任學校圖書館館長

(一一六)

附：吳孟覆師《次韻答亞園》

(一一七)

送簡繁人南京藝術學院	(二八)
有感	(二八)
感事	(二八)
庚申元夜	(二九)
偶成	(二九)
思樂兒	(二九)
鏡湖	(三〇)
庚申暑期赴蕪湖評卷事畢返淮途經采石欲下車一遊太白樓 因事未果心尤憾之為一絕以自解	(三〇)
庚申中秋	(三〇)
中秋又作	(三一)
重陽二首	(三一)
與周嶺紀健生同登淮南八公山	(三一)
遊八公山下大泉州	(三一)
大泉州喫豆腐腦	(三一)
十月卅一日至翠姐家翠姐饋華兒以衢橙數枚口占一絕	(三一)
八二年春節回衢二首	(三一)